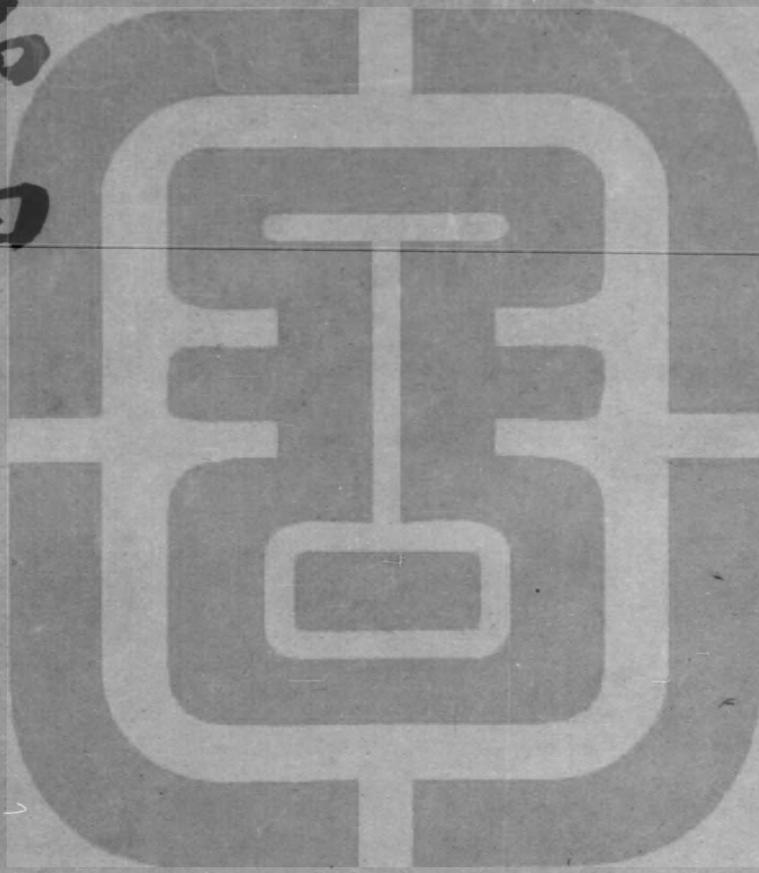


魏志

二十三至三十

魏志凡四冊

國志第四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諸人皆有位業同室

趙依有武
臨茲亦長
於謀議非
戰將也故
在此傳卷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表紹在冀

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

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

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

黷近久而陷危范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陷於死亡食貨志曰陷危若是
注曰陷音墮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日臨危曰陷有讒慝間其

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

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或少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梁曰下文云
檢字三祝
檢字三祝

論從冊

當考慮潔
之實毋飾
無陋之容

喪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
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
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
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
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
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節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蟬蛸之刺退
免採莫之機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丁則民志險隘非聖
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存誠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
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
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
在屈竿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
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
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克初十
克初刻

李云胡說之
甚後世所以
未誤後長奸
邪者此也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
要宜考竅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由
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
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
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
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
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徒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
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
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
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
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
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潘眉曰漢制
郎中令居禁
中親不居禁
中洽曰侍中居
郎中令曰出
又黃初元年改
郎中令為光
祿勳中令還復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費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

僅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

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

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園宅以自

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盈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疆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

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

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憤之肆出虞承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于瑜奪馬之吏接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操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餐餐放流潔士羣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濞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真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

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

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書曰林少單

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

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

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槌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

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

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

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

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賞時所謂曉

兵如此又生

數十卓也

郁以公疆當世 疆立作疆

從府

禽弟適才爽開濟

洽同郡許

強考作疆

叔宋本作

武紀注

作五平後

漢書中作

孟玉平与

本意皆至

字之訛

魏書曰

林少單

日何記

云彪

即匡

班也

魏書曰

林少單

日何記

云彪

即匡

班也

陽士非孝先宗
難堪之行而廢
身清約此為深
藏治體而非立
其同之論以苟
便已私者也
陳景中曰道
當作直身與
卿公仍侍中
道作侍稽留
晉書和嶠傳
父直親吏部
尚書

漢書言節從子
子訓子相直為三
相以節直事官
自致司封侯
忠其行於不
之相相之記也
初為三公者有許
相不詳其何人
元年由大鴻臚
二年免許訓司
四并免許訓之
大相代為司侯名
在子相之前蓋先
傳失之也相類
即人

當時所謂
兵如此又生
教十卓也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
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
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
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
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
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
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嶸然不群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
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盈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
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疆當世致位尚書令
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
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
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承賢於牧豎召李叔
才鄉閭之間擢郭于瑜奪馬之吏接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揀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標
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
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餐養放流潔士
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濞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典服豈可使許子
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
所歷之國必翔而後身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
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書曰
林少單
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
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

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
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槲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
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
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
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
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從府
禽即離
強考作強
叔本本
武紀注
作孟平
漢書中
孟王平
本廷皆
字之記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
 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
 山阿當時早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
 延壁陳馮一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
 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
 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各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
 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
 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秦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
 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
 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

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

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畧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潤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搗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搗吏不勝痛叫呼

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

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躅而退

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昔嗣為太山

太守坐法誅昔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昔坐稱疾司馬文王所法

魏畧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

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木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

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

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

茂自畏絲
乃後曰或
髦士地而風

述一清日學字

守不之官轉鄧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司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
涉食則茨菴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林行所任茂同郡護
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憤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良繇
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後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彙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嗚呼罵吏並怒因
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髮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梓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各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
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足以富貴者有驕吝之過而貧賤者識於固陋於是養生送
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相離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
賈玄通求形景之宗固禱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為歎
天為臭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舍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在
棺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賈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
舍珠璣揮玉牀象綉綉人以徇瘠穴之內鋼以紵絮藉以屨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

是册府作

將潘射的
可對並昭
溺攢

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死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
才質滓濁汗於清流昔秦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
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顛聽治之賢
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救豫掘墳戒氣絕令二人
舉屍即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賔無設博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曹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時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悲
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且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競無
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歸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謂其犢謂主簿曰
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
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
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
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沐並裸

從字大宇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雷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

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

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

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

凡四戰之地
必苦兵爭
楊季才去
河內高志
之子陳留
子敬之去
淮皆有先
歲之招

首字大宇
四戰之地
淮皆有先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姆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人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

此直以彈冠為之仕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嘗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眾免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倚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王象新出最高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

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義同可謂死矣

交通者更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警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久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避近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飲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畱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攻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祭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祭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太守長史者南陽功曾

季方長字
而規長者
身者此
於我居
三

元板有果
襲二字

袁渙三朗
與德同時
為軍祭酒
仍投於漢
信於有脫
不知如也
以自有軍
祭酒也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拜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之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避近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未

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也民感其義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創賊得入城襲帥傷夷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

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攻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闚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

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祭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祭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

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柏孝長者
南陽功
表漢三朝
與德同時
為軍祭酒
何技於漢
信於有悅
其不知也
以自有軍
祭酒也

若長是功曹柏孝長
人名柏字下五後漢

季方長字
請平音乙
者字
而規長者
身者北
於義居
之

元板有果
襲二字

先從八萬餘
口蓋知此地
之難與蜀爭
相為之所也

許攸心表
紹故將來
降見武紀
卒以忤大
祖誅見崔
季珪傳注
不知何授
西云兩許
攸何也授

避強謂棄
已漢

太祖使任
峻與軍為
糧運亦任
皆軍糧也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
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眾心三
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畱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
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畱府長史駐關
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
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
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
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
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
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
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
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

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
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
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
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
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人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
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
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
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

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討合
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
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兩許攸樹
賢作許游
殿幸考
曰此非南
許攸也

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緡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緡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緡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緡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緡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人為司空掾屬主簿

陽焚之而容使人搜閱既安反側又審情偽孫多猜或如是

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之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右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竝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同書案之乃荆州之郡之一見劉表傳注

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太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

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

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為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

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

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

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為諸軍當

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

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

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也儼能見兵勢

徐晃時為平寇將軍遣字說也
方乘盛若
督促解圍士
乘機性輕動
而賊即後至
者望風奔北
不能禦寇矣
亮之成功賴
儼能見兵勢

毛本亦有其字

陳景雲曰冊府遺作與通志同

君字以通鑑校射字從御覽

羽存則而疲羽
則孫劉連兵
不解為觀利
甚大也况羽士
兼其最又無歸
若急道之人
自致死我新勝
而猶又自戰其
必喪前勞方
大受創方生
也變昔黃池之
後晉甘為吳所
先正慮此也謂
權改廣而生
我乃儼之乃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
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為權害
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公以此為深慮仁
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
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
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
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
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
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
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
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止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
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
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
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
少不修細行由
此為文所不禮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過長沙太祖
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
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
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
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
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
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
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潛弟儼在
蜀為光祿
勳見蜀志
孟光傳

摩殿之後蓋集數州之眾以解一城之圍亦初矣哉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

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蒲輦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與州記曰頽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買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者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頽從父弟逸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與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彧傳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與瑯琊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且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

可對王充無外家可對時苗有雅要容句發有誤尉李考塔云要字結衍

辨辨古同字
非誤也

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宥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元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今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照耳公羊木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完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其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即石文

游富指游世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而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曰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于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嚴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工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

期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蓋亦常林杜襲裴潛尤嘉其知止也

何板投毛一本亦作對

徐幹一本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皆登台補授名高而推容保位近乎此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暨為大略
見前卷裴
潛傳注而
亦傳先載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和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祀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上慈穿卑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立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具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箦以禮妻嬰尚儉遺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從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子肇嗣肇薨于邦嗣

皆如故事分有所關轉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解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直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繇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壽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

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

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

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

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

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

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

虜接空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表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是此孟達乃孟

建之誤達字公

孟達字公

七年御覽作一年

不更州郡者不
可使處內不歷
試職者不可使
處外此有深旨

孟康事詳
見杜畿傳注
原曰注澤如
者

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授命為功言辭激揚情
趣款側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慙
懣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君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侯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魏各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魏崔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始此

易曰易簡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古也以為

不更州郡者不
可使內不歷
職者不可使
處外此有深旨

孟康事詳
見杜欽傳注
原以注澤如
者

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授命為功言辭激揚情
趣款側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
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于渾涼州刺史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侯戎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魏各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崔林可對孫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正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子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彛倫咨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

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章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各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者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

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兒于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晏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承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

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

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貌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者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果知何者為誤在河北

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從兄誤

從兄誤

沈欽韓曰管考
作管青州濟南
屬縣也此與馬
芝傳同誤

時銜觀亦
不其不其兄
觀傳注要
三元帝此
舉功高在
激定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
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
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
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倉曹屬魏氏
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管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
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
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咸改從
御覽

懲疑作微
實者論
如法處刑
反坐西伯
請懲其
實也

李云自東漢
以還其來舊
矣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
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
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
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
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
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
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
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
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勳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
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
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
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
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
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
明義音漢末陵遲禮義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
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
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
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獻哲敷弘大猷
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
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獻是明帝名
而文意上疏
不避何也

李云若無賢
公卿相引彙
適足以長奔
競之門耳

李云高柔重
奏斐然三介
之杰

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
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見是為叔父。

錢大昕曰亮
即諱字按倫
與兄弟而子
解之此云仲尼
未嘗所出

李云此老過
不近情理之論
每如此萬一
子弟自伏而
久兄恭順者此
人尚可自列此
人等字就而尸
之亦其宜矣

理昭而詞辯
引趙括母及
鍾離為於尤
為明切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

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

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

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

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

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

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

斂於宅孫盛曰開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

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

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温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肯

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魏囂捐子馬超背父

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開邪之至道近鑒狡

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

可斂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

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微於四海法生鄙局莫或半之暫益自不得

不有不忍之刑以遂空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

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育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一三之言曲衷其意而悉活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

非盛王之道空開張遠義編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

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

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魍魎之象而躐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典非防

近世況三方鼎峙遠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空蒙原心之宥

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鑿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太明

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

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

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情未之

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

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千古

今此比益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

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

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

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

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

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防之作防

覽一室至皆
蓋疑有脫誤

預似常
作豫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
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
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

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口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
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
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
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
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
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桑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
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桑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
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桑乃見子文問所坐

文字舉字
從御覽補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
桑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
對不次桑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桑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
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
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桑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桑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桑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桑長子儵
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
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

潘眉曰晉書
先傳是時武帝
置黃沙獄以典
因以先為黃沙
沙御史秩與中
空司

沙字舉字
從御覽補

凡英陽字
皆應從三
火作榮者
誤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
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
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
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
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
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
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
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
氣不和天下少訖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
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
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
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
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
萬眾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
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
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
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為荊州刺史遷
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
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
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
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
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
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縱不得真獄
可折矣此解
結之術也

連御覽
作遠

三字從御
覽補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
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
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
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
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
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
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
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
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
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
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
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
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
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勲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
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
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
矣

高柔爲廷尉
二十三年此得
人以任之方未
可曰未路難
退并致訊也

治御覽音
持
指御覽作
旨

魏書二十四

西川宅圖章

三國志二十一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三人皆直臣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

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

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執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

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

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

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

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

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顯甫尚字

顯思諱字

唯時左氏
初行故文
人撰述咸
相摸擬亦
一時風尚
使也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蟣蝨加以
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
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
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
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
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
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
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
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
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

亦有參擬
左氏之述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夏不
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
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
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
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
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
非邪毗曰臣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
不肯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
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宋本無也
字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沆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賴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空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李云內度外度言極平中

平北芒則毀
墳墓必多
佐治以水災
莫樹若焉亦
蓋權亦也

駁之是也

李云想其君臣
胎落雖洪賢於
庶廟之過遠矣

夏庚湛

三字誤候校

後注作趙
偉璋

新指法度言
之與決不
同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後世無所復增是
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
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

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
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
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
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毗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
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遠之時安有於一將之死
而可以祖宗為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既
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
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
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

毗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南太守

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更庚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毗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執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

同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人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
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
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阜事
阜事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
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
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
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
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
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
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
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
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
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
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起使楊昂者
助張魯之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
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
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
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
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
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
圖耳敘母慨然救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
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
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旣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
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
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鹵管焉
鹵中西縣
也見夏庚
鹵

北宋本有
叙字

超一清曰
此考爲
宜鹵城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紬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

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主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門超夫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按謚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

上云辭超阜

北趙救康而吏民皆叛也

李云亦太烈

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白刃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昔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野食瘠形自春至冬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笄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漱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此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謙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太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項化印 項索 奇異

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

武都乃邊郡

陳袖古今字
陳生及章殺
下一字以質
余尋宋書五
行志果然福
上宋書有繡
字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朋帝著緇被縹綾半衰袒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典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周楚靈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

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其惡不為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為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為股肱

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

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敕督軍曰

侃然以天下為已任此語真寫出真臣氣象

錢大昭曰核
民非縣名
是尉氏之語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空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空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望朔晦為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効奏紛紜數歲偉祿稱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速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

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鑿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禋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箒箒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與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李云切直犯忌
詳至此
云按高堂本
以師傳舊恩素
所敬信又明帝
雖從而不改亦
與根懷而宜者
殊使當日身領
太史過災隱默
豈不為張禹之
續乎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

策筭疲木 周本作嘉禾 必生此也 周本作此也

華殿時郡國

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李云切直犯忌
至云按高堂本
以師傳舊思素
所敬信又明帝
雖從而不改亦
與根懷惠宜者
殊使當日身領
大史過災隱默
豈不為張禹之
續乎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
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
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
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
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
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
乃皇太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
下以昭示後昆不宐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
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
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
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
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
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
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
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
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
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

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向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備當作禪
通鑑作禪是
世時蜀先主
頭謝久矣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吝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人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夫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

隆首後切
諫固由塞
直六以有
舊傳之
思也

巨字似不
必改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其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

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出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將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對天遷怒起建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侂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多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人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江充周本作汪充生廉追伯夷周本作侂伯夷

齊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蘇林 秦靜

荀卿醜秦世未

魏世去漢未遠
猶有此舉今則
正真廢絕矣

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教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
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十字從
宋本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身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謇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八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蘇林 秦靜

荀卿醜秦世未
汗所出

魏世去漢未遠
猶有此舉今則
正真廢絕矣

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臯見
 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十字從
宋本

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為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眾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興

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珞珞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橐結銓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既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疆

魏文帝述
骨由以帝
以踵而行
氏父子操
竊國有日
及掌機
潛之
居切

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辛佐治楊義山高堂升平當明帝之世成執高節忠塞進規
而明帝舍垢藏疾容受直言優詔褒答不少各責君子於
此歎吳之王蕃賀邵身處危邦委質關主身死國覆曾無裨
益非謀國之有殊乃所值之不幸也

魏書二十五

西川七鳳圖
氏

三國志二十一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皆有材武方略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
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
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
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
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
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
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
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
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李云松之河論也
以持之積聚若間
實訊者且其物
公美其期以論無
吳孫氏之貴高天
惠也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

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各臣縱有術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

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

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

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陞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

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

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真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

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

耳今若趣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

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

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

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

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

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

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

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精湖見
蔣濟傳

得水一作持
水疑皆非
似不
誤

營從鄉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
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
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
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
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
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
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
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
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
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
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
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

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而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

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症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

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踰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
濠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

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兄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

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

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

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

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

即夜遜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

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

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
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

遊幸名議
陸遜而此
稱陸遜來
錯石如魚

必以淮為守
者之壞城
自弱引賊內
侵不能守
耳

炬一作作
折松云周
折松為燭

李云不留徐
庶田豫此先
主之大威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
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
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
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
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
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
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
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
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
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
油從上風以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
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
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
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
又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

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
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
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
幹入何遲幹言其改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効
壽春之役偉至以疾不進尋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
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
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
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史宋本
史二作

城一本作
何按云通
總作水
當以池字
為長獨
宜池也

必以淮為守
者不壞城
自弱引賊內
侵不能守
耳

炬一作作
何按云周
事作炬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以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城一本作池
何按云通
繼作水
當池字
為長猶
宣池也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史宋本作
丈二作三

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効壽春之役偉至以疾不進尋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李云不留徐
庶田豫此先
主之大義盛
德

錢大昕曰東州當作東川屬河間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表
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
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
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
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
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安速
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
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
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
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
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
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當以校尉
他由豫為
烏丸校尉也
劉放傳注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
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率招解僞并護
鮮卑自高柳以東滅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
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
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
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
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
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
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
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劉放傳注
馬城圍之
胡見煙火不絕
以為尚在去行
數十里乃知之
追豫到馬城圍
之十重

從御覽

為校尉
七年五月
為由舊失
臣錄

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疆猾凡逋亡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
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瑯陽人事見劉曄傳暨子肇
元次歆字公嗣學子或字長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文次經字仲武百見潘岳集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程中伯者
忌刻中人又
見杜畿傳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執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眾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伏通鑑

為校尉
七年五字
為由舊失
原錄

事業未究
周本作未究

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并垂散疆猾凡逋亡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臣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梁陽人車見劉曄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

元次歆字公嗣字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從通鑑

輒便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眾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程中伯者
忌刻中人又
見杜畿傳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
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
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
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
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
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
餉豫豫一不受曾病亡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
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画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賈雖殊類咸高豫
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
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
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次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

文選放歌注
臣引卷元好
鍾鳴漏盡
汝陽城中不
得有行者
豹下脫福
字
特表其德
節以雪程
喜以謝

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
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
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
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
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
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
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
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從冊府補
亡作立疑
作空

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
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
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
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
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執彊者爲右曹操獨
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
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
遼東送表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
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
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
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
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
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
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首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
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
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
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
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
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池執因山陵之空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
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
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
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執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
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

池考作
地侯考
田豫傳
按行地
執

陳景雲曰
塞北無平州
以上文故平城
故馬邑二事
觀之則平當
爲武州亦
雁門屬縣
也史記單于
武州塞雀
浩云在平城
西百里

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
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
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虜虜遷徙無常若勞師
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
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
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
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
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
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
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冀州記曰

陳景雲曰
尤當作元
見言書牽
秀傳

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
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
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
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
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夫
司農父縕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

經北宋本
作縕

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
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
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
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
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
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
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
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

從御覽補

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
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
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
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
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
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
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
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
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
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
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感恩
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漢後主建興八
年當魏太和四
年魏延破郭淮
於陽谿延傳云
使延西入羌中
魏延軍雍州
刺史郭淮與延

戰於陽谿延大破淮守而淮傳諱之

陳景雲曰西川之川當作州晉泰始中中丞傅休奕上疏請安西一郡因安西西州都尉之塞水經注作寒

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執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

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眾西接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執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

從御覽補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

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者淮孫正也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文武重臣有清德以垂範百世者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

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

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

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

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

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

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

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

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中酒之中
似在後也
字

益和宗功
表裏如
此經國
也信
鳥之知

感忠

清節

退讓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宗山隴國
治氏山郡
士載本但
孫崇
今徐郡
驛功名地
取福敗
後御覽乙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和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職宋本作賈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任

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

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按胡氏譜通達

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

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

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

隙五賣反士賣反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預

沖國武陔
見陳泰傳

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咳字元夏咳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海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部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咳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若三

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咳少

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咳以在魏

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

當世以為美談紹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紹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賴川

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

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

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

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

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五賣一作王賣

耐掠隱抵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有志尚屬操清白質之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為道路糧威雖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棺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糞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各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執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其往候之

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顯季道少與空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錢大昕曰承祚之志記類稱其鮮多勸戒然如何瓊裴潛鄭渾杜畿陳矯衛覬曹陸王昶諸傳頗多溢美之詞蓋由諸人子孫在晉顯達故增加其美而李豐張揖輩思於曹氏乃不得立傳曹爽何晏等雖之惡亦當於司馬者師成之異在良史之真筆也

觀此同為太原之王而晉陽與祁亦非一族

無窮何改宋本作

李云自漢末至魏晉士純用虛聲自達故昶言之斷

李云格言古今所當書紳

李云所謂惟影

李云浮華朋黨歸於毀譽

李云凡言當慎言則合不宜自誇也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桓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久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戒闕黨也若范句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

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更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變也此云范句蓋誤也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

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

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人或

文中子中說鄭
和謂子於越公曰
重焉越公使問
子子曰公可慢則
僕得矣不可慢則
僕失矣矣得失
在僕公何預焉
越公待之如舊
按王通之言
本於此

此固極叔夜
不免猜殺故
云然

蓋名英日士
跡地而大節
可觀者拘謹而
名載每取者以
非非亦則校
何事不亦徐
幹傳極而概
劣之宜否公論
以此一為直生
又教子謂耳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
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
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
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
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
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
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
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已眾矣可不慎
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
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其長
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
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
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賴川郭伯

猶與由同

長殊尔
時考語

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
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
益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
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
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
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
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
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
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
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
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生不亦遠哉
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昭先名顯別傳曰暇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畢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
童父旌字之廡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
相謂曰宿聞任子廡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
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蝦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
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
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蝦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義板作

宋本作於
鄙夫懷

宋改性從
宋本

不取皆直

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取贖蝦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蝦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蝦其舉為臨苗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蝦為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詳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執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租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租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

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租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租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租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李云議論貴無取意是而言偏聖人只說樂道人之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錢大昕曰是也作宛

李云五事千古實盡也所謂循之則治反之則亂者

安于書書作石書

歸書不封

宋作實道世何枚徒册府北宋本作勢

何枚改

可證三
少帝紀
陳永居
州志
誤
此係少帝
雜未引此
可見其細
心也
此傳亦詳東
周之取

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租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租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租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租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租據交石以逼江陵待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執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廿

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按晉書渾白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

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和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其篤基亦

東萊之

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

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

為祕書郎凌復請還項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

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

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

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

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

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揚阜以涼
州別駕為
丞相府為
刺史府原
表自奉
軍事與此
和類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政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從通鑑改

空通鑑作
校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彘卒起雍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為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為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邗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租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執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執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

矜之豈
疏之之
異之歟

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執分，進兵偪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

從御覽補

空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空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執。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從宋本

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魏不能一天下
坐新得荆州乘
勝報廷有為林
之敗耳基此論
千古持勝之要
也未有能易之者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略載基此

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二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

李雲言事全引述以指譬

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風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寺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飢餓覆車上邦又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

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孫廩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

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

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諸公以清尚醇德著而其於兵食大計不能確容籌畫臣濟一特信乎

從宋本 從州府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母丘諸葛皆魏之忠臣鄧艾有功而冤死鍾會亦魏太后遺詔五人之死皆足哀也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

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魏略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

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

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

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

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

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

李方云或謂五
人皆以亂終故列
於末此知其一耳
諸人惟鍾會可加
以逆名鄧艾有功
無罪至於三賢乃
心魏室事連不就
而典于之勢益重
諸人之終即國之
也故於此為高
諸人惟鄧
艾為會以
忌而冤死耳
除司馬者
也李方謂
惟會可加
以逆名未
為公論

城校從毛
本作成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為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與曹氏使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向平叔虛而不治丁單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卜接民習於舊象莫之從故雖執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滅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懼用賢能廣樹聲色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未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

昔疑悉鑿齒其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凌黃初中為和戎護軍

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曰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凌陰謀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慮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癸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

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

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

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

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宣

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

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

此中軍猶言其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涂即涂字之有又見吳主傳

廣即凌也

沈得來書也

道友與果
道友與果
道友與果

李方云自表而
悲之也非討也
此言亦後人所增
老官與執權時
無緣有此說七
夫濟以恨其夫
發病而死
漢書高紀下注
云曼邱母邱本
姓也語有緩急
故知此字作母
者傳寫之誤史
道中音實是也

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日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
紙海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
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觀日月亡甥
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
如此臬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
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
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
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
傳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
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 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
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
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為癘甚惡之遂薨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
有器實正始中充州刺史冷狐
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患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后氏
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
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
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
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
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
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
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
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

咸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

愚罪宐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兖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進弘華爵為鄉

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泉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

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

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

射之即倒道人乃止不復進明山 授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

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

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踰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

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與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入為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

三日宋本
作二百

二百宋本作
三百宋本
同

左當作侯

領元板作

吳用屯田去
內省中道魏
取與卷部氏
治宮室皆去
劬農亦去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
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
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徒為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
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
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
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梁音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

侯下二本有
食字尚校云
北宋本無
梁口册府作
梁口下側注
云梁音過

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
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
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廂字孔碩東萊人晉永
嘉中大賊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
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
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征
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
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
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世語曰廂字孔碩東萊人晉永

李云此一事是
兵中大閣板不
可不知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
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
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淑小名奮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為二
隊夜夾攻軍淑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 魏末
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
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
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及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
言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肯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
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
引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
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
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

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邇
所知後以執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奈何公侯特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
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
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
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
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執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其事曹
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費豎所不忍為也
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
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
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闕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
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
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執日欲俱舉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
冒懷宜廣大執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
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世語
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 儉子甸為治
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任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

那即奈也宋
書劉放宣傳
字之日平元
之後令我耶
驛騎向

元板作小

社季子治

太傅下疑
行伯案或
昔字之誤
特疑作特

册府亦作何
苦無下若字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旬字子那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

問屈願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三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發害二上幸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鳥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懷懷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勝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僮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穆故赦之太和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空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台欽事復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其結謀戰敗走書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幾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

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

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

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其相顯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中書令劉放子熙孫

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

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

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

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

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此表後人偽作
高齊卿公之獄
臨事也何待預
言二主乎

此純屬託之法
然未若不受之子
先為尤善也後失
人而後議之負敗
已多矣公休之
法欲變為託為
係任要之若此
仍與中正不殊
亦屬徒伴作四
空之達

與東國精百
謀
管云諸首估
城東與
善未因不法
以與字力特

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順宋本作
不愧上元
本亦有龍字

兩當作兩

後蘇世宗
作後復
承用之承
柳覽作並

似通猛改
二字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正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

在毛叔作任

昭初代兄東政未
有恩威及人安得
志甚元之惡者為
之也
司馬昭之心
若人知何
得善斯之
為甚元之
惡乎

儉欽猶出自頂
開城自守專
向吳救彌為下
矣
立廟何事而發
死者之博乎世
信之鄙淺不足
信如此

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上樓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
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眾人曰前作千人
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
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
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塹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

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二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為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

守正以德
於儉欽者
事耳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
 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
 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
 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
 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
 而殺之城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
 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

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而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
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
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執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一人
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

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衆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

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

之衆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

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

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此本亦作
 本亦作

而此御覽作
 遺出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

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

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

之犬將軍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

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

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

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元早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及破壽春議

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空悉坑之大

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

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

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

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傳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夫斬於

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

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

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美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

不仁存義之國喪於儒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

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羣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

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略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

鴛一名傲晉諸公贊曰傲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

李云此吳人罪也然欲說亦亦

李云豈非天意何事外圍既合士

報根多清神既瑞

說不盡人謂則天

李之矣說能合虛

李云虛詞誣罔

李云豈非天意何事外圍既合士報根多清神既瑞說不盡人謂則天李之矣說能合虛李云虛詞誣罔

唐咨本非... 為功耳

略以意改

請大節碑... 文自改名

艾以典農
評民為其
官屬焉
史故語志
農功水利

水學
不誤承上
文水利而之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

郭誕元奔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

必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

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

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

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千萬斛於淮止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

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

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

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

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平皆施行御覽
如文計下有
西南橫石以
此水橫四百
五重宜一營
合田日守
河流下通淮
北穿渠三百
相連接自奇
師製官兵回
之卒年陌相
九十四字下
東西有事云
東有山在
亦作之文亦
引之也如言
書直注事皆
行之下按册
此亦白郭艾
是是承本亦
當刊正不致
書會傳志亦
此文。觀覽
不致有脫字

養情守

是古人字

艾苞與御

水學李方
說說世堂
元板作藏

今一本作
亦亦

府卷板此作沈里
下脫五里三字百
尺作百尺大裡作
大治兵田作其也
江統郭欽之
前已有此先
覺遠敵

李有科恪之皆
蜀人承其同何
視文之科恪則
王基之志司馬
以立根基者至
勝情也恪則
不無恪谷之校
民於未起

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執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二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執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報以盛本以
作陽亭元板

建長作連

車疑作運
似作軍是

鎮西書后
征西其時
鍾會為鎮
西將軍

蘇明允權書
漢文出陰平
者伏道之兵
與唐蒙浮如
詳相同
李云蜀傳之
味乃至此此
惟欲不亡不
可得也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
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
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
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
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
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
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
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
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
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
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

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
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
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
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
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
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
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
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
空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
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陰下御覽
有江定
四字統御
見補

兵法曰死地則戰艾縣軍深入若連營保險使野無所據求戰不得自無清埃交鋒艾姜惟拒會於不戰以老之使艾逼姜維破走必矣思遠不知用兵一敗塗地此亦天也

李云著艾之所以敗

李云表于辭言甚顯其意蓋謂國不得已而用武所以自存大國勝武或以取敗不戒耳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觀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宋本無此字北宋本出作奇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其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帝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竝作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李云艾之驕
氣盛失貽之
殺生失維
其不遠乎
鄧艾章表
多為鍾會
改易此疏
臨慢安知非
會而易乎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
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

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徒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

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

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

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

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祚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

也

元極有傳

侯宋本作

位一作任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
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
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
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
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
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
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
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
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
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
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
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
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
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
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
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
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
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一作前隸
此亦亦
有餘情

高水

李云信子為
將者道家所
志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成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嘗爲鄧艾伐蜀時
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
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
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陽州秦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

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

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

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

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為其母傳曰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成侯家修身正行非

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備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

以飾其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瞋咳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願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

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

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

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下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

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下

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

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陳少章云檢遺傳
正元中乃為尚書
齊王初方官黃門
皆即世語當是類
其後來所居之職
若當泰典即時
已先踐八座
恐不得以成帝
相調矣世語所
記其不實

蔣濟著論
蓋以弟核
論中語

沈佺期詩一
任傳者
五字權美手

德若曹爽
而事極忠勤
兵四遠都果
以是召為大
將軍補政

成侯鍾繇也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

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

會為其母傳曰

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成侯家修身正行非

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備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

以飾其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瞋咳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

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願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

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

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

長當作放
劉放李傳
可證同如

學農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意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文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執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緝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翮諝等皆將兵來救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

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會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其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御璫傳
居世
凡術
注
太常
注

諸國皆臣 不戰延敵 入平似也 善維失策 然使老野 艾之兵安能 竹之賊則退 中漢樂二 誠會六五能 久相衛持未 李云此攻殊 不王不知作 史者何所取 而志載之 會以逆誅而

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
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眾
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
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
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
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
眾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
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
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

音受魏禪以平 不待不輔陳其 文之載由以此 此文亦自工 不如此李西 評也

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
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

推先主為 命世英才 與尋常文 苦之亦不 同

命世英才與兵朔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重元板作 車文選亦 皇藍本作 五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
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
親見也蜀相^{選作蜀丞相何}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
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
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醜毒懷祿而不變
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
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
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
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
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

規從宋本
選作規

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
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
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僖道
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
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
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
諸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各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
子銓字德林玟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兖州刺史玟侍中御史中丞
進攻劔閣不克引
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
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
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
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水方
傳亦作
江由不加

如此會亦與有
取功但使時等
取文行危地
能致飢瘵自送
能拒創會
能前送其無
功耳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闔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于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諱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何故本亦從北宋作無一本作不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

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

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今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敕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會者其甚
鄉公以親
堂賜進錄
車得與東
堂宴其妻
春之役於
與若秀曰
行占曰也
文王以謀
愷蓋亦知
其智計者
書至遠策
忘之者已
矣會場太
后始起兵
廢文王欲
為其妻
公復仇蓋
素志所存
也故幸而
英富于西
世而印如
有它志矣

孔明謂諸葛
活性球諸卒
以疎致敗若
會者維非
疎牙豈惟合
占維印費
文偉之殞身
非不由於球乎

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
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
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
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
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
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
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
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
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
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
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
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
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
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
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楸楸與楸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
白帽苦洽反拜為散將以次楸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
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
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匆匆聲似失火有
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
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
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

從通鑑補

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見名淵字世元遵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鷄鳴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主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

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

毅及峻迪勅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

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

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

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

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

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

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

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

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

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

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

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

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李云觀昭一片言語果奸雄也

謂之志歸不肯同及此即婦翁來淮南事此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事便不可當也

當何所能一辨耶通其不能辨耶

上峻宋本作下仍峻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各邵梯字元伯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

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維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起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微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其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問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技

劉陶子揚

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惑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技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頤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玉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橫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覲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覲有風貌乃以妻覲覲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豈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

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

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史家頗奇輕重鍾會在蜀亦喬太后遺詔不得斬之曰叛也

及古月

二

與族兄覲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夫重近立登王舉事倉卒面縛請死身名俱滅雖忠於魏厥計疎矣仲恭矯詔起兵登壇歃血義旗森嚴不顧其後一朝瓦解非謀之不感歟公休賈輟是懲眾毅自守結強吳以為外助雖終於顛踣不可謂非烈士也獨士季有過人之才謀諱廟堂贊畫戎事料敵波騰舉無遺策其借蜀圖事蓄謀已久一旦龍空西州威震遐邇迹傳鄧艾如豚積引姜維為腹心以之長驅斜谷直指洛陽蓋無難焉而乃既起肘腋殞身成都豈非天哉後使後之以成敗論人者傳會其說謂士季功成作亂徒取族滅早在司馬氏智計之中不亦誣與乎

魏書二十八

馬川宅鳳蘭氏雷固周甫

三國志二十八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臣松之按古數字與專相似為書者多游不能別專佗字元化其名宜為乎也

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刻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以為下冊所有仙字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縣吏尹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
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
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其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
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
宜殊卽各與藥明日竝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
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
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
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
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

今遺燭者以
疏黃之即愈
孟即其理

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
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
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
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
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
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
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
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
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

郡守事似依托
呂氏春秋天執手
齊王語為之

此最近理孟德所
果在按化諫元
龍三期當發竟不
為除此根原亦所
謂春言病欲以自
重者耳然常人多
可憐之疾不遇良
醫則罹天枉此化
折為可惜仁者文
人必以此為心為
萬民全之也

食可醒物不可

食字衍

蝮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

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與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

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

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

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

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

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

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

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別

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舉謂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
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

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

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

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

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

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

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

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

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

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

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叙此中
問為全傳
之索

釋名獄死曰
考竟考得
其情竟其命
於獄也

以藏居去
見漢書蘇
武及陳道

德類印
德類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或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空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養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六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巾候視諸脉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巾飲以亭歷犬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
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治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
落佗曰是脾牛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為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後漢書注云
本字書無粘
則不當為粘

陳藏器本草
以青黏為葛鞋
大觀本草則云
未必然

後漢書注
亦有水寒二
字

寺人受房術始
魏公恐為人所
害之子桓乃未

此為俞於秦皇
漢武

宇世雄後漢書
注中作宇稚雅

後漢書注中作
宇稚雅言使耳

杜公良當與
王仲宣同傳
不可與方伎
伍

晉劉宏右
荆州刺史
總章大樂令
人應元手判
武勳為仲宗
宏引此事以
謝之

引體中不快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
 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
 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
 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
太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

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
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賴川卻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盧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
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
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
往從問受關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
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感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
豈惟一人哉 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
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

徒接奸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乘六
 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
 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說余常試
 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並壽可
 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
 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其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
 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授數萬斤金於海
 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羈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學背出脾欲其
 食少而羸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鯁游行沉浮有
 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
 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為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何從藝文

晉代藝文

思研府

陳景平曰左
見景平曰左
文帝文選
李善呂向注
引夔傳並與
合善又云夔
行官者易石
也又記方顧
今之紙素有文
自約始

翻車即古桔槔
後世亦有之見
官傳
張諱傳
湯烏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頴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
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
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
可以言技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駮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囿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
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舞象
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懸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晒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
遠矣心垂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頹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知有所用必有其試然則試冉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向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均印款
字
均清濁
為白這

馬鈞造
弩為可加

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泥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並於世乎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

橫豆事在中法左傳

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是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何意一本作何當何亦作意

璞從宋本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旣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鶴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餘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憾感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繡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賢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尊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三人皆得覽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午
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輿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通夜不眠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
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覽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以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
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
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雙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
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輅輅相
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
論其意義輅論父象之肯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
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鶴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餘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憾感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繡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賢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尊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
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鶴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餘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憾感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繡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賢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尊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

叙夢

齊比又見
管幼事信

元板作紙
冊河作胃從
元板

諸從冊所

何故四字
手從脚覽

本
推字從宋

柳絮子

李云昌黎所謂
有動於物而莫
之為禍福者謂
此等耳

忠就篇注古有
仙人宋無忌云
妖未詳宋無忌
封禪書宋無忌
引
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
電故指為火之
妖

此因略說卦而
美為附益之辭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

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術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父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背父象而任胃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便去從御

御覽有其

字非作志

御覽有其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畏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

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賦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亦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者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輅至列人典農王

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更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弘直許有飄風高二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

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

酥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窠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別傳實言皆然
用者不外此
則去迂蔓耳

離去終
當作經
後按是矣

上云至直
下但云直而
注引輅別
傳亦云至
直未如曰故

俱從何

此別傳身
此蜀書之
為約車家
在後

趙冀等
晉書考
秀才之舉
不知魏正始
中管轄已
嘗舉秀
才也
容齊隨
秀才名目
教習以後
存首舉科
目之最

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推劔自
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
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雖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父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逆景春
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才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君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

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口厚味脂毒天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

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止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輅有管鮑之分故從從千來就郡贊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

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翔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

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春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樵

碎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路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齋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空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怍悚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入鬱悶者
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鳥荆山反
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

攻宋本作坑

過從宋本

天宋本作天

驚御覽作

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志殆破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
欲差次老莊而參交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
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則當有時刑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
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下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
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
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
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
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
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
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

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
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
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
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
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
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平叔自是太雅
士惜其溺亦
富情耳
名言
吸長作命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其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後灼灼耳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姪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鄭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木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舍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入死者能顯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學學溫故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斯務也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

-5 105 35 915" data-label="Text">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自順治間山陝
官舍所在多變
怪今絕不聞如
公明之言也

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

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象曰太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

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

人從御覽補
死作命復
靈字作問

大監本作

此條照李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紆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千犯明靈也外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贊曰邪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邪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瑕侍中次宏字終瑕太常次漢字仲暉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肫子懷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

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

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其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大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與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感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

水噓吸之間煙氣以集尚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首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帝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

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

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從宋本改

飯當作機

錢子指曰今
李云何其甚
唐之甚

泰山治鬼
詳和錄
生疑作主

才本於思不
則無才
取我作假

修主人禮其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

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泉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雷聲嘯吸

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

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

曰言念費指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

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

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

既有明才遭未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

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

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

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及之際好奇不哀喪

者盜輅書推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

鮮名人皆由無木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賴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

好書不哀
喪者存由
原點後還
因心

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

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神龜晉卜偃宋

子韋楚其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閭淺

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

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

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

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遭讒之黨耳聽

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

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

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

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連東方

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

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

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閹濁

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拈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與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鄰婦卜云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
 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與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同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欸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
 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特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二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騶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効即奏除
 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也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廡

該微通物

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是有脫字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玃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漢從何校
本未注
凡三郡烏丸
疑皆三部
之說
控一本作
毛板亦作

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
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

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

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

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

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

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

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

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

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募義遷善款
塞內附北捍徽狃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
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
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于

居嗚作車
既當作阮
印部字也

柳疑作柳

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喬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
相隨寒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
爾勞其各緩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減
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班太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

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

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表尚敗奔蹋頓憑其執

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

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

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

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魏畧

難字疑不
然脫樓字

李以簡下為
讀

方字從宋本

樓班大元
本取作難
樓及

憑其執
元兵欲
借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救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教遣弟阿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人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牛犇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狎鬣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因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眾入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

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鹿部眾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鹿為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

兩部賁受也落賁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遠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人人身偷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

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遠將軍耿種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與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

烏丸校尉耿種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子大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噴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十餘里圍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遠接扶餘貉為東部二十餘邑其人人曰彌加關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健落羅日律推演夏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

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曼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曼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 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

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或從元叔

山字衍

官元叔作

有脫文

且元叔作宜

平字何補未

注

嘉元叔作

何叔改亦

從後漢書

康黎名屬

北地郡

何叔改亦

從後漢書

鮮卑在中國之

魏書云以李

之月大會于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
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
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
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
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
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
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
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
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
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
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
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
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
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
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
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舍秋所父自
為戰者此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投尉閻柔保我於天
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投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
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
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
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
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
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眾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
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
舍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
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投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
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
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
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
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
邊患然其種眾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
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
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
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眾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
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
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其面疑作累
 後有面也
 豈亦堪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戶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

殷正月尚
 白猶箕子之教

民下本作
 名下北宋本
 亦作民下

憎妒下元
 板有婦字

離張程熾也見後漢書
雖廷信亦言倉慈信而果習信作張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評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幸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作祠也
祠室星
後漢書無承字
雜作郡

施掩水後漢書
作掩流水

面衣如俗
白兜之類

御覽作官

御覽作
生從御覽

祠家本作

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
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
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
猶名此城爲幘溝淒溝淒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
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
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
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
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
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隋書清海山
谷松前詩
中嘗用之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
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
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
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
後名堦屋堦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
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塋金銀財幣盡於送
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
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
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稱以意改

後宋本作
餘

堦屋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慶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肯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魏曰今日之云
魏皆循舊文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

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

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妻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

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

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復還婿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

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

者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

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

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淩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

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

大加宋本作大加

後漢書作其
形如中人衣
蓋衍國字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
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
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
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其
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
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
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
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九梯之穴

豬膏塗身
厚數分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
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
人眾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
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
也

挹婁貂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
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
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
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
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
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淮後漢書作
準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縣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蕤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縣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譚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同本詳載是

白宋本作

活宋本作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栗大如梨
細尾鷄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韓字以意
改下列有
弁辰

優中國藍本
作優由國

宜移種五穀
藍本無移字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滅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箎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今辰韓人皆福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往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鱧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走漕一作
定北宋本
亦作走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

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綫扣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樛樛投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彌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今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眾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緹漢文帝著阜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蜀十張舊絳五十匹緝青五十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緝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鈔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齋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絲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地字絳非

少章云塞曹

假九板作焉

曰字村

即其名可以知其以奴婢為質財矣

六月而生其氣類固已異矣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氏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蓋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莫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賡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質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下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媯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媯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通茲為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宣霸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頰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瘻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作景慮復五作復豆

月氏上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犛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

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駱象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大夏作本

今字以意改今

青字宋本無結音書

正宋本作王

持宋本作

胡宋本作

新產既多則
不過一石柱
六畜皆出水
此物理之不
可知者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羶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
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瓊琳琅玕水精玫
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
毹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北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道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錄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鷹鷲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太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驟囊以遐觀但勞眺
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此觀卷者所忽舛錯尤甚幾不可讀今就其能知者改正數處云義門記

水羊毛細
九色次玉石

修字宋本
詔有今以
意改補

古今圖書集成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西

